

藝術介入城市的轉型： 豆皮文藝咖啡館

文／張淵舜（高雄市立美術館教育推廣組組長）

藝術即生活、開店即創作、豆皮即藝術 —劉秋兒

老闆秋兒家住屏東，復興美工畢業，實踐唸空間設計，大學畢業工作一段時間後便返回南部工作打拼，當年認真的少年兄，沒有幾年在高雄就成為業績第一名的報社業務員。本想要準備為自己未來創作所需，租用了一間的工作室，另外想以一個藝術家的角度，為同好們提供一個沒有空間拘束，足夠自由的展覽場地，兼賣點咖啡好維持空間成本。（1999年12月這個

位於鹽埕區五福四路與莒光街角二樓的房子被租下，2000年3~4月對外開放。）

「藝術」一路在他的空間，進入網路，摻入行為，這幾年更在大高雄城市的轉型中，陸續鋪陳出一個文化論述的構面。誰也沒沒想到這一路走來，「豆皮文藝咖啡館」成為高雄一處具特色，活動力猛的藝術空間，更特別的還是一個兼作政府監督文化政治的基地。



豆皮文藝咖啡館整修後的外觀（攝影：張淵舜）

以空間還願

空間就是力量！因為每個空間代表著一種權力的結構，握有空間，就可以定義空間，進行空間權力的行使。當藝術家有了空間，就會想到沒有空間時的困苦，要給藝術家同好們更大的可能。豆皮的秋兒就是這樣，他卸除了權力，將空間交給藝術家，讓他們在空間中充分享受自由。

秋兒說這好像是廟裡的「還願」！（…神明啊！請您保佑，如果有一天，我有了空間，我就要給那些曾經遭受打壓，或是苦無場地可展出的眾藝術家們，一個自由展出的地點……）所以，2000年到2006年近六、七年間沒有收過場地費，也在這過程中，老闆早期每個月還需要投入壹、貳拾萬，作為器材與場地裝修的費用，因為一會兒冷氣不冷、一會兒咖啡機有問題，一會兒漏雨等等。秋兒也從專任第一名的報社業務員兼職咖啡館老闆，在聘僱工作人員的陸續離開後，轉而辭去報社工作全心成為專職藝文空間的老闆。

在這些年展覽空間的釋放中，面對少數對空間不懂尊重的藝術工作者的洗禮，他體認到「空間自主」的重要性。之後，他重新收回空間，每半年安排一次檔期，以便取得最大的調度性，一步步朝向藝文空間經營的永續性邁進，當然代價不小。

最有味道的老房子

「藝術即生活、開店即創作、豆皮即藝術。」這是老闆秋兒的自我陳述。

這一家有著鮮明豬狗雜交LOGO的店，想要呈現的就是那種真正屬於人民的，非高調的，是跨領域、跨



20050108展覽&表演（圖片提供：豆皮文藝咖啡館）

物種的結合。他想要提煉的就是那種沒人玩過，沒人做過的概念店。

我問他「店名」怎麼來的，他說是從視覺來的，先有圖像，豬與狗玩耍的圖像，再有英文DOG+PIG，之後才有中文的「豆皮」。這間老房子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位於高雄最早城市發展的行政區中，早期承租的時候，為了免去消防上的困擾，秋兒拆去了內部的裝潢，讓建築體以真面目示人，現場留下了修修補補，敲敲打打的痕跡，以及房子老化特有的氣氛，但生命力十足。

從西面往五福路看去，街燈已沒有早期繁華的五光十色，當年有著全高雄第一家的百貨公司的光環，臨著新樂街、大勇路以及專門販賣著舶來品的崛江市場。相對的豆皮這一間屋子如果沒有秋兒的經營，現在應該還是一間閒棄著的破爛房子吧。從五福路走入



內部空間（攝影：張淵舜）



吧檯與入口處（攝影：張淵舜）

莒光街，在豆皮的樓下即可感受豆皮藝文的氛圍，牆上貼著來自各地的海報，登載著藝術、文化相關的訊息（不知道，這是不是也是一種「還願」行為，救贖著當年自己的刊物無處陳放。）

這間破舊的老房子，在主事者的營造下，清楚保留著歲月的刻痕與建築物原先既有的紋理感。晚上五點以後鐵門才會拉起，開始一天的營業，進入豆皮會先進入一個通道，會走上一段木造階梯，宛如進入一個甬洞。從樓下往樓上看去感覺特別奇特，素面白牆的通道，盡頭迎上來是建築上一處處水泥塗抹，併同原先泛黃的二樓老天花板。在特有的光線下，宛如西洋教堂建築中的壁畫，很有老味。

靠窗空間放置的傢俱也是不同時期老闆的蒐集，有高級的大理石桌與沙發組，也有陽春合板釘的桌面，玻璃手繪的長桌，分別配上不同風格的椅子，每張桌椅各有各的表情。加上屋子修補拆下的鐵皮浪板作出來的燈飾、陳列架，以及角鐵組成燈具組。假如您有點上飲料，奉上桌前可會是每張都長得不一樣手剪瓦楞紙杯墊以及口味多元的啤酒。這一切，如同他們的LOGO豬加狗玩在一，混種、混搭，整個空間瀰漫著老、破、樸素、頹廢，風格強烈，品味獨到。

藝術介入生活、創作介入開店

秋兒以開這家店作為他的創作行為，從2000年開始，一路展開，他的店除了提供平面的展示空間外，最具特色是提供了具行為性、身體感、表演性創作呈現的可能，從「打羊秀」（老闆說：因為要打烊了，比較不會吵到客人）、「黑狗樂」、「豬頭劇」、「狂喜日」、「勞動藝術」到現在「行走的學校」¹，一路以來脈絡鮮



一樓上二樓的走道（攝影：張淵舜）



一樓公佈欄（攝影：張淵舜）



豆皮文藝咖啡館斑剝的牆角（攝影：張淵舜）



明·講求的就是自己作藝術、自己搞文化，豆皮本身即是一件藝術行為，一件活的作品，以生活面介入，有著以你我的參與，成為作品的一部份。

有時候可以這麼說，高雄藝術進步到什麼地步，好像可以來豆皮，透過秋兒的店，似乎可以嗅出一些端倪。最新鮮的，最猛的藝術行為，一段時間經由秋兒的料理後就會端上店頭來，給予民眾品嚐。在大高雄即將整併的轉型契機中，在「行走的學校」的藝術行為裡，豆皮從網路串連，身體力行倡導著「自己的城市自己設計」，以身體、雙腳走出了一段高雄的歷史（哈碼星與打狗驛）與一群好朋友成立了「打狗驛古蹟指定聯盟」，以一場場的演講、活動，還原了一段高雄歷史的紋理，重新整理的西元1624年起打狗港的歷史以及高雄港鐵路的脈絡，搶救高雄最有歷史的打狗驛。

真在修：人民自己搞文化

前些日子，秋兒已不堪老房子年來的漏水問題，說如果房東再不願協助出錢修整房子，就準備要遷往他處，也休息了幾個月的時間。之後在房東的同意下，以自己設計的樣子動工了，他也在網路PO上一張圖以及落了一句話說：「真在修」。不知道是不是告訴大家，關門是為了整修房子，不是不作了。

我看了這句話卻有不同的解讀，豆皮這幾年的轉變，已經從一個單純的藝術空間咖啡館，以一個人的力量開始修練，凝結了一群理念相同的同好，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從美學、文化出發，介入了城市的轉型與發展。他告訴我前一段時間還有去市府「運動」，警察已經三次警告二次舉牌，剛好他們的行動也正好完成，所以他沒有去走法院。不然，要一面經營豆皮、要一面走法院，可能會更辛苦。

他真在修，真真正正地在修練，在修練一種方式，以藝術的力量介入城市的改造、城市的轉型，修練一種以草根性，以人民的力量，奉行著一段真理：「自己文化自己搞、自己的城市自己救」。

註釋：

1 這系列活動皆為豆皮文藝咖啡館推出表演性的活動，有些活動更像是可參與性的行為藝術，相關資料請參考豆皮部落格：
<http://blog.xuite.net/dogpig.art/xox333>。